

奔流



1

5 1970

M. C. (P) 1999

抗戰八年木刻選 (一)

神聖教堂的悲劇

林仰錚



馬本齋將軍的母親

羅工柳



在遭受到強盜的欺凌殺戮的開始，會有人感到徬徨無助，只懂得哀傷哭泣；但是，當多數的人從大量的鮮血里獲得了教育之後，最終會出現的態度，將是：奮起反抗。到那個時候，強盜的威風也就不再長久了。

奔流

月刊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日出版

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伪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鲁迅

創刊號 目次

关于《奔流》(代發刊詞).....	编辑部	2
小說		
MC.....	游十二	3
不是故事.....	麦文	7
詩歌		
新民歌.....	诸家	12
大会.....	鍾辉	17
赞颂.....	悦群	17
花草篇.....	林康	17
我失业了(打油詩).....	失业汉	20
文娛廣場		
香港正派阵营的粤语影片及其他.....	何川	19
有警惕性的影片.....	悦群	18
舊文新錄		
我不曾忘记.....	郑凡	14
记芙蓉.....	米军	15
尘世浮画.....	漂青	16
專題		
鲁迅先生与中国新木刻运动.....	张望	10
沃土		
谁才是自己人(小說).....	鲁汶	21
重逢(散文).....	夏亮	23
女售票员(新詩).....	平云	22
编余走笔.....	编辑部	24
稿约.....	编辑部	24
晚归(木刻).....	余白墅(封面)	
马本斋将军的母亲(木刻).....	罗工柳(封二)	
神圣教堂的悲剧(木刻).....	林仰铮(封二)	

編輯者：奔流月刊編輯部

50-A Changi Road, Singapore 14.

承印者：東藝印務公司

銷售者：各大小書店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关于奔流

《奔流》这两个字，是鲁迅先生在上海时期，主编的一个杂志的命名。

今天，我们延用了这个名称，一方面用以表示我们对先生的尊敬，一方面也是借此加强我们向先生学习的决心的意思。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在我们向先生学习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忘记上面这一段最重要，最准确的关于先生的评价。

鲁迅先生这样说过：「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奔流》为「真要活下去的人们」所有，《奔流》诞生在这个「可诅咒的时代」里，奔流一定会「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

在目前这个时候，「真要活下去的人们」数量是越来越多了，因此，《奔流》的力量是肯定要从小到大，由弱转强的。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代表着新生力量的已经或将会「真要活下去的人们」，一种是代表着腐朽势力的人，除此之外，并没有所谓第三种人的存在。

前者，是《奔流》的同伴或朋友，是《奔流》歌颂、赞扬的对象。

后者，不管是明白地摆出要人们不「活下去」的脸孔的，抑或虽然摆着「活下去」的幌子，而实际上却要人们不「活下去」或者要人们不以「人」的方式「活」下去的，不管是「超脱虚幻」一流的，抑或是「现实主义」一流的，一概属于「垃圾」之列。都是《奔流》要加以冲击的「秽秽」。

《奔流》是汹涌澎湃的激流，不是涓涓细水。所以，前方的将会存在着千重阻力、万种障碍，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但是，《奔流》绝不会因此而有所畏惧，有所踌躇。

「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这就是《奔流》的精神。

MC

游十二

楔子

MC 是可怜的。

她是个女孩子，有一头的「秀发」。

照洋规矩，现在她仍然，且将继续拥有被称以 Miss 的资格的。M 是 Magaret，这似乎是一个宗教姓？她真正的姓是鍾，Chong，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那只是一个标志吧了。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大学的「迎新周」。「迎新周」使我瘦了数磅，原本就颇轻，这损失算得上惨重的。外面的宣扬使我不时都在想着那一声：「Freshy! come here!」心惊肉跳了数个「细雨蒙蒙的春夜」。但终于来了：×月×日，请到职工大厦办理一切手续。

到处都是闹哄哄的，到处都是慌乱的，一切都是蛮横的，一切都是无理的——但都是自由的，不受干涉的和「有理的」。

她给人家叫上台「表演」前，谁都看不清她的庐山真面目，上台一亮相，哗！——大概是没有用 Lux 香皂的原故。

第一个印象是：落落大方，风度不凡。而且还唱歌，歌声颇尖，但充满了对前途的信心和乐观，象春天的小云雀。她的「合作」，尖的歌声，风度，使得「大学生」们痛快得很，过瘾得很，于是又胡乱地骂骂着，嚎叫着。

于是，开学。

一个礼拜后，正式上课。

但她现在，听说是在板桥医院受治疗，只是还不到由内政部官员，美国「医生」陪同出外求医的地步。

我先前听人家说：「会考制度害了好多人。」——电影上近来也常常看到，但那毕竟是做戏——同意，但没有确切的实证。

现在可就不同，我毕竟目睹了在 MC 身上发生的整个事件的过程。

那么紧凑的编剧，不用演出准证，不用导演，不用薪酬，不用道具……而 MC 这演员，还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的生命，它原本可以闪闪地发光的。



但——那是有编者的。
看起来似乎就是整个「儿」的教育制度。
那可是唯一的真正的编者么？
你来告诉我吧！

一 家庭背景

我对 MC 的印象向来就是很好的。

别人——象我们班上一位来自华校的「时装模特儿」——拼死地在打扮；把自己用化妆品包了起来，但她这方面的「工作」作得很少；人家拼死地把裙子弄短，她却并不这样「作贱」自己。人家跟男「孩子」讲话的时候，眼色何等的厉害，用着鼻音，拼死命地揉着头发，尽量地显示自己的「娇弱和温柔」，她甚至连打招呼都免了。……

她的家境，初时我并不怎样懂：这禁忌是要注意和严守的。

但有一次，她却于学会的主席为举办「健康阿哥午会」的事向她「垂询索钱」之际，回了一句：「我并不那么有钱！」

主席觉得这理由是很煞风景的——或许他竟不能想象没有钱是怎样一回事吧？他本身倒是很有钱的：驾着跑车来学校，报告里的照片，全是彩色的——马上把那幅用来跟「淑女」们讲话的仪表，换成一脸紫酱，倏地转身而去；虽然这是极不 gentle 的！

总之，她的家庭并不很有钱。但既然能供她念「大学」，则决不会是裕廊工业区某工人的女儿的，至少隔宿之粮总是没问题的。这判断不久便得到了证实。

作报告，她的尊严使所有「热情的小伙子」们显得异常「正经」；没人要跟她「合伙」。MC 似乎很急，眼眶也红了——一个报告对她竟是那么的重要，这对于我们男孩子来讲，至少对我来讲是值得惊奇的——找上我了。

这使我很是尴尬。

聪明人是在任何环境中，人群里，有最多的朋友，最少的敌人的。要不是主任指定我必须跟 MC 「合伙」的话，我大概会使她掉下泪来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吗！这……

但即使是这样，我后来也颇遭了一些「冷箭」，譬如一位由「领袖训练营」里出来的，具有「特优」领袖「质素」的同学，便常常拍着我的肩膀：

「弟呀！你是可以的！」

他是英校生；用这样的不标准的华语是不足见怪的。

这次的「合伙」使我对 MC 的家庭背景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父亲是洋行职员，母亲是典型的所谓贤妻良母，并且都是虔诚的教徒。MC 是他（她）们的「爱女」，但一个哥哥并不很争气——

「他是个 Labour。」她的父亲不好意思地，低声地说。

MC 是驯服的。吃饭，读书，睡觉，上课……没有什么假期或娱乐。惟一的活动便是每星期「七」的礼拜，听道，唱圣诗……

MC 是驯服的。家庭从来不闹风波，日子静静地向前流动着……几乎每次去找她的时候，总看到她伏在书桌上，对着书本，看呀、读呀、紧张地、气息短急。

又因此，MC 是孱弱的。什么样「儿」的「补」都不能使她的青黄的脸蛋呈现出「少女的虹晕」。

二 英文教育出身

MC 是受英文教育的。

这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的。

稍为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应懂：「岛国」是由「四」大民族构成的。盎格鲁撒克逊族与其他民族一样，全因国内生计「困难」，「被迫」千里迢迢地跑到这儿来的。虽说「岛国」由一个小渔村变成一个现代化大城市这一百五十年的历史里，华、巫、印族付出相对「儿」比较多的血汗劳动，但大不列颠族的丰功伟绩是绝不允许被抹杀的。尤其是来佛士爵士，他的高瞻远瞩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不！后有来者的！

有谁现在还坚持着华文教育受着摧残的么？
那他准是一个反 X X 份子！

现在是「建国时代」，以前的喊口号的确应该约束的。

更何况：华、英文教育下的学生现在看起来也并不怎样有分别，后者甚至有被前者赶上的趋势。单看服装方面，我们更应有一个结论：「华校生早已脱离了幼稚，踏进了纪律化的时代了。」

有一回，一年半后，我去我的山岗上的母校走，竟于图书馆里看到了手臂上刺有美女、枪、钞票和酒的花绣的「学生」。万岁！母校的训育主任、校长、师长们！

MC 身上的洋味并不重。

对着我们，她常常地不用英文，或少用。这结果使班上的英文教育集团，对她有了「叛徒」

的感觉。

但她并不理会这些。

三 唯一健康的活动

MC 也是个教徒。

常常看到穿着白长袍的牧师在她家里出入。温和地、天使般地，使我在面对着他（她）们的时候，总感到满身的罪恶，不敢正视那凌厉而亲切的眼神——尤其是他（她）们在晚风里，十字架前，漫步中，白袍在风中不断地飘扬着的时刻。

「Jesus is the way ! ……………」

「教徒必须忠于邦国，但也应参加社会的改革……………」

小 MC 在那雄伟壮观的教堂里，显得更加瘦小了，可以用「楚楚可人」来形容她。

「教堂里是没有华洋之分的，也没有贫富之分的。……………」

我听着十字架前的「人子」这样地叫着。不禁凛然，但没等得救，我便作了逃兵，因为有一回，在众多的「罪人」在祈祷的时候，我并没有这样做，瞪着眼找看有没有贤慧漂亮的女孩子看，给「人子」发现了，他在那圣坛上半张着眼偷看着我。这使我颇为不满，因为他们既然有资格去站在圣坛上——我这样想——是不允许作出任何与「偷」字有关连的事的，虽说偷看并没什么了不起。总之，自此以后我便再也不上教堂了。

不过在 MC 的家里仍旧遇见他们。

「Miss Magaret，你的功课怎样了？成绩不错吧！」

「功课太多了，读不完！」MC 很是感激，诚恳地诉说着。

「不要紧，慢慢读吧！主会保佑你的！」

小 MC 以春花的笑脸送「白袍秀士」走出大门。

紧接着——座灯又亮了起来。

但，她的妈妈马上便端来了热气腾腾的一碗饭，菜都替她夹在里边了，想得多周到！

「Magaret，你还没吃饭呢！」

MC 感激地看着妈妈。

四 疯女子

第二学年的第三学期开始后不久，班上另外

一位女同学，就是那位「华校时装模特儿」，于抛掉第三个男相好之后，已经找到了第四个了，而 MC 却得到了「疯女子」的雅称。

MC 作事是急促的，走路是快捷的。

具有「领袖素质」的那位同学，很早便这样在背后叫着她的，只是还没三读「通过」而成为法律而已。所有的人都笑着，声音里带着快意，我是选了聪明人这一条路的，所以也陪同着，笑着。又因觉得自己也比别人高超不了多少，便于附和陪笑之外，有时甚至还用口跟着叫。

有一回，给她听见了。

她恶恨恨地冲到领袖生面前：「为什么你……」气得脸色更加青，气得话都说不出来，气得眼泪都掉出了「秀目」，气得声音都哑了。

她并不会用粗话骂人。这里可见每个人应该学点粗话，尤其是女孩子。

她又没学过柔道。这里可见柔道之于女孩子是何其重要，除了「防狼」之外，这里便是另一个可派用场的地方和时刻。

但我这末一个认识对于别人的普通人尚可，独有对于领袖生，那可不通的。

因为他的「领袖素质」证明书里，清楚地列明他是经过 Karate, Judo, Tai-kwan-do 的考试并获得优良的成绩的。具体表现是：学生会另一批「学生领袖」的办「公」室的门，曾给他用 Karate 劈去了一角，此其一。课堂里的 T 尺常常「腰折」，此其二。

「领袖生」先是有点赧然，但马上大声地喊了一声：「Mad girl！」。所有的人于是又都哄笑了起来，幸灾乐祸地，痴呆地，狂乱地……

MC 风般地冲出了课室。

两天没来上课。

那一天，我很早就到了学校，独自坐在课堂里，「痴望」着远处的海。码头上早已人头涌涌，工人们忙碌地移动着，轮船的汽笛尖叫着，小舢舨在海面上盪着；船夫们在上边「轻松地」摇着橹……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生活战斗的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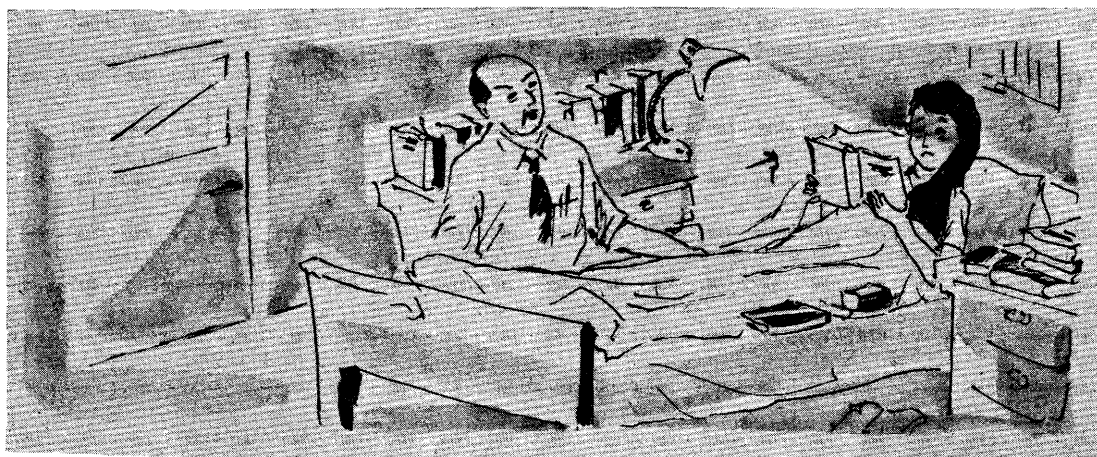
后边有声音。

回头一看，门口走廊里站着 MC 的瘦小的身影。后边的走廊是黯黯的，所以我穷尽目力才看出是她。惶然，愧然，我把眼睛移向别处。

畏缩地，小心翼翼地，她踏进了课室。摸清了里边除我之外无别人，她坐回自己的座位。

那空气是不好受的，我象战场上的逃兵似的，惶急地企图逃出课室。

但她紧跟着追了过来，在门口处向我借两日的笔记。简单地要借笔记，两日里的，似乎非得



到不可。两天前的事似乎全忘了。

我开始后悔我的笔记的凌乱，我开始后悔我的英文程度的不够。但马上觉得这「后悔」是极卑鄙的，丝毫不能洗雪我的罪。

笔记本放在她手中，但那是不足以赎罪的。

我答应她二天后还我，但这只能显示我的虚伪。

此后，领袖生更加变本加厉了，充份地显示出商业社会的商人手段和「人民领袖」的作风：蛮恨地把一切弱小者更重地压下去，随时用暴力作后盾。而这一切表现在「人类的春天」身上，而这一切正是大人先生们所喜闻乐见的。

MC 变得很胆小，迟迟才来上课，早早就回家。为的是尽可能远离其他人，远离任何的笑声。

MC 更瘦了。

长发很不调和地散在肩上，服装则由先前的「××艺术学院」型前进到已经有资格叫课堂里和马路上的暗探们注意了。

五 考试

考试前，MC 已经有几节课没来上了。

但大家都忙着，一切的正常娱乐都停止了，什么事情都不能引起兴趣，更何况 MC，那个「疯女子」！

读呀，读得天昏地暗。「牺牲一个礼拜的玩耍吧！让我们鼓足干劲，向前猛冲！考后怕没得玩！」大家都这样。谁也不能破例。

「还有两天！」大家啃得更起劲，图书馆里聚满了人。

「还有一天！」心儿微跳着。有的开始买书，全新的，刚由书局里买回来，一下子就沾满

了手渍。一年里所教的，先前还是陌生的，全部硬塞进脑子里去，在一天或甚至半天里。

第一天，9.05a.m.，考卷，雪白的纸，由监考员手中飞到我们面前，象一把锋利的刀，刀口闪着浅蓝色的光泽。选三题，这是大家都欢迎的，要是有那一张试卷竟是全作，出题者准要遭到一阵臭骂，更严重的则是汽车轮胎的被割破。

「I wish you best of luck! Ladies and gentlemen!」

监考员彬彬有礼地向我们说。

「怎样？」小声地偷问。

「全抓到！」高兴地回答。

「怎样？」小声地偷问。

「惨！通通抓不到！」懊丧地回答。

脑子里的东西，通过笔，用了不同的墨水，黑或蓝，全灌到纸上去。「抓」到题目的，轻松地流利地飞着笔；「抓」不到的，犹豫地缓慢地移着笔。

惟独 MC「芳踪杳杳」。

这是我一个人发现的。我用了第一个考卷的一半时间作出这惊人的发现。

第二天，MC 还是没有来；她的位子空着。

我用十分钟的时间继续证明我昨天的发现的正确性。这说明这试卷：力学，我不是 B 就是 C；但事实上成绩竟是 A：堂堂学府多风光！

第三天，用了试卷的三份之二时间，看看 MC 的空着的位子，昨晚的热还没退尽。我彷彿看到 MC 在那桌上疾快地写着，对着考题绞尽脑汁的思索着，手厉害地抖着，似乎还轻轻地抽着泣……

此后的五天里，MC 的位子照旧空着。

我则分别用了不同的时间来辅证别一些人的发现或继续我自己的发现。（未完）

不是故事

麥文

傍晚，饭后。

舅舅好言好语的，终于哄得表弟妹坐了下来和我谈谈。为了方便谈话，舅舅和舅母都出去了，客厅里就只我们三个。

「表哥，我可有言在先，我的事情你可别管这样多。反正，爸爸妈妈都管不了，你也马虎算了，免伤和气。」表弟先开口说话，他手指划脚，鼓足了气，装着大人样但又很稚气。

他叫金福，今年不过十七岁，长长的「披头士」发，修剪得整整齐齐，很准确地均匀地复着头颅。头发下面，勉强露出两只小小的眼睛，扁平的鼻子，薄薄的嘴唇上边还挂着点胡子——我倒奇怪他这样快就留到这一撮，虽然是一小撮，这些平平稳稳地安在瘦削略带苍白的脸上。个子高而瘦，双脚喜欢左右上下摆动，很富有音乐的节奏感。一套狭窄的朱古力色的衣服，把他的身体缩得更瘦小。

「我也是一样。你最多不过是我的表哥，我们的事，你无权过问。」表妹更是把从母亲那儿遗传得来的高音发了出来。

她叫玛莉，今年十六岁。样子长得很秀丽，明亮的大眼睛，高高的鼻子，小小的咀儿。可惜长可及肩的头发和短而紧

身的「迷你」裙却破坏了整个可爱的样貌。加以讲话时喜欢挥动双手，装腔作势，娇揉做作，就简直有点令人恶心了。

我听了两个人这些不客气的话，心里有气，但看在当年舅舅舅妈曾对我照顾的这一点情分上，我只好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稳健态度了。我顺着他们的口气说：「本来嘛，每个人都有他的活动自由，谁也管不了。不过，这得看他做得对不对，会不会违害到大家的利益，……舅舅叫我给你们补补课，我当然不会摆什么架子。可是，你们也得好好用功才行呀。你们的父母亲……」

「嘘——，又是那一套，够啦，够啦。我已经听了十七年啦，打从娘胎开始。」表弟两手蒙紧耳朵说。

「表哥，学校老师已象录音机般讲过不只千百遍了，好心你别多费口舌了，省回点口水吧。」表妹作了个鬼脸，附和着说。

「那你们是准备不读下去了？」我有点沉不住气。

「正是，正是。」两个人同时站起来，鞠了个躬说。

我心情激动，差点儿说不上话来。一阵子我才说：「你，金福，象你这样的年龄，已经该是在毕业班了，现在不但连连留级，还因而搞到被开除。你不会觉得对不起你的父母，你的师长吗？你，玛莉，也和你哥哥一样，怎么你不会向那些成绩好，作风好的同学学习呢？……」我渐渐压抑不住我的情绪说：「本来，在今天，单纯鼓励你们用心读书，是不很对的，但你们……好，我也没话好说了。好吧，我也不必去找陈校长求情了，你们也不必混下去了，让你们到社会来磨练磨练，尝尝生活的艰辛吧。」

「没关系，没关系，小事情，小事情。离开学校，我更快活。我可以到妈妈常去的那间赌馆当「看咗」的，每天拿他十块八块。我有钱了就可以「嘻痞士」一番，去，去追求爱情，去，去追求热情的吻、热情的午，去，去当追上时代的青年，……去，去，……哎哟，真使我想念死了，我的莉莉，莉莉……啊，糟羔，不行，不行，不行，……」表弟象是中了邪般地念念有词，这会儿却紧拉住我的手，表演着模仿来的表情和动作，紧张地对我继续说：「不行，表哥，我不想离开学校了，劳驾去同校长说情，让我继续读下去，去钻研无穷无尽的学问，这样，对于我真是功同再造，终生难忘了。」

我被他这种出尔反尔的要求和怪诞的表情怔住了，问：「你这是搞什么鬼，不是发神经吧？」

「不，不，不，不是发神经，我的神经挺健

全。因为，忽然，我发现自己的价值，呃，呃，……我要奋发图强，作个堂堂正正的未来社会上的主人！……」

「嘻，……」表妹站在一旁忍俊不住，笑出声来。

「笑什么你？……」表弟瞪了妹妹一眼，恨恨地说。

「哈哈，哥哥，你别装正经了，你的空手，我全明白了哈哈，……表哥，告诉你吧，莉莉是他班上的同学，如果他回不了校，三个月的心血可就完啦，……」

「你，你，你，好啊，说穿就说穿。你呢，你就舍得离开陈大良？」表弟被揭了底，气冲冲地把手指到表妹的鼻尖说。

「我才不稀罕，我已经有了新的对象了。」表妹满不在乎的说。

「你当我不知道，昨天还死邀人家去看戏，人家不去，赌气跑回家来哭了整天，连昨晚莉莉的 Party 都推掉了。」

「你别尽讲人好不好！」

「行，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组成联合阵线，一致行动。」

「好吧。」表妹不得不屈服：「表哥，为了伟大的爱情，我们投降啦。我们发誓一切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以后一定要好好读书。」

我惊讶，我懊恼，心中象打翻了五味架，一时分不出酸甜苦辣。他们只是十来岁的青少年，可是从精神面貌到外表，一切举指，都是那么样的荒唐，无聊，浮夸，虚伪，从他们的身上，完全找不到大时代青少年的昂扬志气。

他们的父母到底给了他们多少的关怀？学校的教育在他们身上到底留下了多少好的影响？我目送他们出去后，这些问题接踵涌上脑际。

经我再三请求，陈校长终于答应给表弟妹继续读下去。为了履行对校长的诺言，我决定每天给他们上两小时课，尽可能把主要科目搞好。

今天上第一课。起初，他们还中规中矩地按照我的指示温课。但是一点钟过后，问题来了。

我正在讲解一题代数：「父亲的年龄恰是儿子年龄的五倍，……」

「五倍？表哥休息一下，烦死了。」表弟嘟了嘟咀，要求说。

「是嘛，整天是这些什么的 $x y$ 的。真讨厌。」表妹也帮着腔。

「好，那就休息十分钟。不过，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想把数学搞好，就必须从低年级开始打好基础，否则到了高年级，要补救就很难了。」

「是啦，是啦。喂，表哥，你有爱人没有？」表妹忽然问起这个问题来。

「问这干吗？」我给了个眉头问。

「没什么，没什么，只是想吸收点经验。」小妮子装作扭扭捏捏的样子说。

「我就不信你这样大了还没有爱人，谈谈吧，关于你的恋爱经验。」表弟更是兴致勃勃地说。

「我们不谈这个，谈点有意义的事吧。」我阻止他说下去。

「哟，装正经，……」表妹装模作样说。

「好，就谈谈爱情这件事吧。你们把爱情的真义理解错了。爱情绝不能和我们的生命相比拟，在我们的生活道路上，它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当然更不是为爱情而活，你们要知道，许多比这更有意义的事，还在等着我们用整个生命去干呢。比方，为大众谋求幸福，剔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才是最重要的人生目的。……」我原想借题发挥，给他们阐述一下爱情的真谛，可是，只讲到这里，就被表妹的话打断了。

「看你拉到那里去了。这样多道理，那爱情还有什么兴趣，这简直是老八股，跟不上时代了。总之，我喜欢谁就爱谁，这个不好就换一个。」

「本来嘛，上回我追不到玉红，我就追莉莉，你玉红架子大，看你能摆得了多久，结果连个爱人都没有，多可怜。而我，哼，却一个又一个，没个完的。」表弟的话和妹妹一样高超。

「表哥，你说好不好笑，学校硬要禁止我们穿『迷你』裙，可是那位有玉女之称的黄老师，在外头却不仅穿『迷你』裙，还参加选美呢。」表妹谈兴正浓，一下子又扯到其他地方去了。

「这有什么稀奇，我班上的陈老师挺爱赌牌，不但和妈妈同过枱，还挡过我的水呢！这还不要紧，有一天，他叫值日生擦黑板，竟然喊成：『今天谁做庄』，引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表弟生怕表妹抢尽风头，也谈点学校风光。

「好了，别说下去了，快看这一题。」我看他们愈来愈放肆，拍拍书本，叫他们开始上课。

「忙什么，时间多着啦。对了，卢玛莉，下午电视有《花月良宵》有黄蚌乐队和狂人乐队演出，同时还有灵魂午表演，这回不能错过。」表弟一听到要读书，赶快把话引开去。

「我不想看。我已经约好他们去看《玉女情



狂》了，晚上再看《特务龙虎斗》。哦，……别忘了今晚云彩的派对，今晚得向爸爸要钱。」表妹说道。

「每人两元是吗？」表弟问。

「对了，听说参加的人很多，要改在后花园举行。」

「提到派对，使我想起一件事，」表弟回头望望我，继续说：「下个星期日，我和妹妹联合在家里举行一次派对。每次都是参加别人的，怪不好意思，这一回，无论如何也要自己搞一个。喂，妹妹，你向爸爸拿钱了没有？」

「还没有，昨天刚拿过五块钱。我看，还是

你跟他拿吧。」

「我也是刚拿了五块。唔……，不然，你跟妈妈拿去，她准肯，昨晚她赢了钱，去，你就去。」

「唔，好吧。对不起，表哥，我先走，明天再读吧。」表妹说完也不等我的回答，就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走了。

「我也要练吉他去，明天多读一点钟吧。」表弟更是象只逃避猫儿的老鼠，一下子就溜到门口，忽然，又探进头来说：「表哥，我们的派对，欢迎你参加，一切免费。」

（未完）

專 題

魯 迅 先 生 與 中 國 新 木 刻 運 動

張 望

一提起中国新兴木刻画运动，便使我们不能忘记鲁迅先生，因为它是中国新木刻的唯一的倡导者。

鲁迅先生从小便很喜爱图画，尤其是晚年对于木刻更为酷爱，他以为木刻这门艺术：“中国古人所发明，而现在用以做爆竹和看风水的火药和指南针，传到欧洲，他们就应用在枪炮和航海上，给本师吃了很多亏。还有一种小公案，因为没有害，几乎忘却了，那便是木刻。”鲁迅先生见及于此，所以希望这中国固有的艺术——木刻，从封建落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变成“文明的利器”。

木刻画之用，除了单幅创作而外，可作书籍插图，连环图画等。虽然制版术发达的社会中，木刻会受到影响。但它（创作的木刻）不象一般绘画，鲁迅先生以为：“所谓创作木刻者，不模仿、不复制，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而且“和绘画的不同，就在以刀代笔，以木代笔或布，中国的刻画，虽是所谓“绣梓”，也早已望尘莫及，那精神，惟以铁笔刻石章者仿佛之”。同时，新木刻画也和过去的

旧木刻画，以及日本的“浮世绘”不同，它是作画与刻版分工，而新的木刻是由作者一手画稿，刻制，拓印产生出来的，因之“风韵技巧，因人不同，已和复制木刻离开，成了纯正的艺术，现今的画家，几乎是大半要试作的了”。

上面是鲁迅先生远在十七年前（一九二九）在“近代木刻选集”小引中所提及的。那是他首次介绍西洋木刻进入中国。次年他在“新俄画选”中明白指出：“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然匆忙，顷刻能办。”但当时在“艺术至上”的“艺术大师”看来，木刻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加以种种蔑视与非难。然而鲁迅先生并不灰心，他的私人通信中还这样说：

“现在只要有人作一点事，总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来非难的，例如问‘木刻的最后目的与价值’就是。这问题之不能答复，和不能答复‘人的最后目的和价值’一样。但我想：人是进化的长索子上的一个环，木刻和其他的艺术也一样，他在这长路上尽着环子的任务，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永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以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也。”

二

现在让我们来回忆，当年鲁迅先生与中国最早的几个新艺术团体吧。

在中国美术界，首先以新的姿态出现，主张艺术应摆脱侍奉高官贵人的形式主义，而为大众服务的，是一八艺社，该社创立于民国十八年，故取名“一八”，由国立杭州艺专一些奋斗的同学所组成。极力发展社务，曾举行政治和艺术理论等座谈会。它们在理论上依据鲁迅先生翻译的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与“文艺与批评”等科学的先进的理论，在技术上则借镜于鲁迅先生手编的“艺苑朝华”（画集）并以苦力为模特儿。

一九三〇年夏，当中国左翼艺术家联盟成立不久，鲁迅先生即将历年收集的各国木刻画，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木刻展览会，接着又刊印了德国革命木刻家梅斐尔德的“士敏土之图”。从此这新兴艺术才开始为进步的艺术青年所重视。

这时候（一九三一年夏间）上海也设立了一八艺社，由胡一川、江丰、陈铁耕、耶林、顾鸿干等负责，并将杭州一八艺社的作品，在沪展览，鲁迅先生曾为这个展览的特刊写道：

“……然而时代是不息的进行，现在新的青年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正在这一面。……”

杭州艺专学校当局，对此很为不满，要将鲁迅先生的小引删去，终为该社负责人拒绝未成，因此仇视加深。

八月间适逢日本木刻家内山嘉吉来上海，他是鲁迅先生好友内山完造之弟，鲁迅先生趁这个机会，举办了一个星期的“木刻讲习会”，内山嘉吉讲授，先生亲自担任翻译，他每天带来一包欧美的木刻集与学生参考。还买了三十多本素描集赠给一八艺社。从此一八艺社内组织了一个木刻研究会，并举行习作展览会。

这年秋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杭州一八艺社由于积极救亡工作，被当局解散了，负责人胡一川、夏朋等被开除学籍。他们虽然遭受压迫，但校中的同学又于一九三三年春继之成立了木铃木刻社，并刊行原版拓印的木刻集，但不久也被摧残，曹白、力群、叶乃芬等被捕入狱。

“一二八”战争爆发了，上海一八艺社，遭受敌人砲火轰击，许多新型的美术——油画、木刻、素描等均被摧毁无遗。

淞沪战争后，一八艺社的后身“春地美术研究社”成立，曾与上海德国书店收藏的德国革命版画联合举行展览会。展览次日，鲁迅先生与夫人爱子同来八仙桥青年会参观，他赞赏了这些作品。这是他亲手扶育起来的，虽然技术幼稚，而内容却新颖。临走时，他很难为情地，从怀中摸出一张十元钞票，用微微颤抖的手，塞在募捐簿里，但他并不签名。

从此之后，这新兴木刻运动，更加活跃扩大起来了。许多美术青年跟随着鲁迅的艺术方向走去。因之，“强暴们”，“艺术大师”们更加憎恨，视作眼中钉，用各种手段来暗害，摧残，仅在七八两月中，被捕去的美术青年将达二十名之多，春地画会也因此被解散了！

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卒“艺术大师”们如何毒辣摧残，然而中国前进的艺术青年百折不回，相继在上海组织了许多小团体：——

一九三二年春成立春地画会（艾青、江丰、陈卓坤、曹白等）；本年夏、秋先后成立野风画会（顾鸿干，野夫负责）和MK木刻研究会（王绍络、陈普芝、周金海、金蓬荪、张望负责）；一九三三年成立上海绘画研究会（顾鸿干、野夫负责），涛空画会（胡一川、陈铁耕、陈烟桥、

沃渣、江逸群等负责）和“野穗社”（陈铁耕、陈烟桥、何白涛等负责）。

一九三四年成立暑期绘画研究会（沃渣、马达负责）。

上述许多美术团体中，“MK”是历史较长的一个木刻团体，曾开展览会四次，鲁迅先生不仅屡次来参观和指导，同时，还给予资助。一九三四年夏因学校当局告密，遭破坏，社员周金海、陈葆真、王紫萍等先后被捕，柳爱竹失踪，这一项难忘的历史，和“MK”未见世的木刻集中的作品，也大多为鲁迅先生收集在“木刻纪程”中了。同时这许多团体和一九三四年在广州由李桦、赖少其等所组织的现代版画会，金肇野、唐河等的平津木刻会，以及罗清楨、张慧等，也直接或间接（面授或通讯）得到鲁迅先生的很多指导。他对于每个从事新兴艺术的青年，是无微不至的爱护与关切的。

一九三四年下半年以后，由于上海左翼美术家联盟遭受国民党的破坏而停顿，上海木刻界曾一度稍为沉寂。然而木刻在全国各大城市：北平，广州，汕头，天津，太原，济南等地，风起云涌地活跃起来了。一九三五年在上海出现了“铁马版画研究社”主干为江丰、沃渣、野夫、温涛等，曾出版“铁马版画”三辑。次年又由陈烟桥、力群、新波等发起组织上海木刻作者协会。一九三五年与三六年中，曾有轰动一时的第一、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这期间，可说是中国新木刻的全盛期，深深地播下新兴艺术的种籽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历史的巨轮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

（未完）



災童
(木刻)

楊納維

新 民 歌

長 嶺 坡

(湖南)

长岭坡呀长岭坡，
从前坡上有四多：
石头多，恶刺多，
野草多，虎狼多，
鸟儿飞来不敢落，
人人把它当鬼坡。

长岭坡呀长岭坡，
春风吹开桃花朵，
坡下组织农业社，
社员一齐上山坡，
石头让路虎逃命，
银河落在半山窝。

一条银带随意流，
山下结满金颗颗，
峰上果子压弯树，
风送香味袭心窝，
齐声歌唱农业社，
山民过了好生活。

南 山 松 柏 青 又 青

(山西)

南山松柏青又青，
人人爱社莫变心，
莫学杨柳半年绿，
要学松柏四季青，
莫学灯笼千只眼，
要学腊烛一条心。

一 步 跨 萬 里

(重慶)

生产花开满堂红，
指标箭头破长空，
工人一步跨万里，
敢笑猴王孙悟空。

技术革新开红花，
工人拍手笑哈哈，
风吹笑声河边过，
江水喜得翻浪花。

妹 挑 担 子 紧 紧 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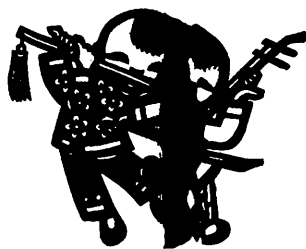
(内蒙)

情哥挑泥快如飞，
妹挑担子紧紧追，
就是飞进白云里，
也要拼命赶上你。

集 體 力 量 大

(不詳)

干劲真是大，
碰天天要破，
踩地地要塌，
海洋能驯服，
大山能搬家，
天塌社员补，
地裂社员纳，★
有了好领导，
集体力量大。



一 個 紅 薯 滾 下 坡

(湖南)

社东有条清水河，
河岸是个小山坡，
社员坡上挖红薯，
闹闹嚷嚷笑呵呵。

忽听河里一声响，
河水溅起一丈多，
吓得我忙大声喊：
「谁不小心掉下河？」

大家一听笑呵呵，
一位姑娘回答我：
「不是有人掉下河，
是个红薯滚下坡！」

情 意 縫 進 我 心 裏

夜里天冷北风急，
班长下岗月儿西，
手拿针线灯下坐，
为我熬夜缝军衣。
线儿缝在军衣上，
情意缝在我心里。

這 間 屋 子

(河北)

这间屋子熬过药，

新民歌是美好的社会中的劳动人民（工、农、兵）的创作。和旧民歌不同，新民歌不再是劳动人民被剥削的痛苦生活的反映，而是反映了新的合理制度下人民美好的新生活、新思想。新道德和新风尚。新民歌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劳动人民在国家生活中取得了主人翁的地位，存了自豪的感觉，以及反映劳动群众不断高涨的劳动干劲、生活热情，和改造世界，征服自然的磅礴（石旁）气魄、雄伟决心。

这间屋子上过书，
这间屋子流过泪，
这间屋子开过会，
这间屋子闹革新，
这间屋子人高兴，
这间屋子成了机器房，
马达轰轰歌声扬，
「跃进、跃进、再跃进，
农村三变上天堂。」

新 媳 婦 走 娘 家

(河南兒歌)

桃花开，
一片霞，
新娶的媳妇走娘家。
穿啥哩？
月白裤子花夹袄兴。
戴啥哩？
鬓角插朵白梨花。
谁送她？
哥送她。
谁见啦？
我见啦！
我还听见体己话，
哥问她：
「走娘家啥时才回家？」
新媳妇，
头低下，
脸蛋红得象桃花：
「你呀你，别牵挂，
一不耽误社里活，
二不误俺学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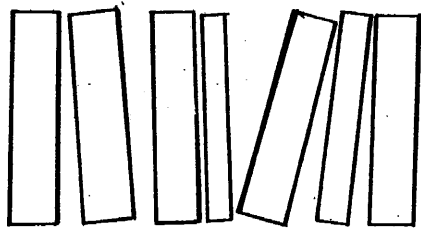
註：

★补褫的意思。

*夹——双层、袄——上衣。

我不曾忘記

鄭凡



舊文新錄

你负起时代赐予的
艰苦的重担，
却倒下来
在那风暴的日子里。

朋友，我不曾忘记那个凄风苦雨的季节，那半岛上的同胞正沦入空前厄运的日子，我们互握着颤抖的道别的手，相互地祝福着前途的珍重。你告诉我，为了几百万人民底幸福，为了对光明的憧憬，你愿负起时代所赐予的艰苦的重担，于是你走了，象一只脱离了樊笼的猛兽，踏着坚决而阔大的脚步走了；你没有回头，但我却不曾霎一下这对担忧而期待的眼睛，一直到你底背影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还记得，你告诉我我还要回来，你说，当晓日初升的时候，你要走在人们底前头回来，那是多美丽的憧憬呵！我曾无数次为那美丽的希望底实现而默默祝福，但谁想得到呢？你却为了不胜那肩头上的黑暗的闸门底重压，倒下来在那漆黑的子夜里，在那没有星星没有月的暴风雨的季节。

当半岛上的人们在狂欢的时候，我看了一支草绿色的队伍从山芭里开进市区，也看到了无数的城狐社鼠投机地借着名义为非作歹。但是，真正的坚贞的朋友啊！你却不曾回来，我检视着每一张走过眼前的面孔，企图从生张熟魏之中，找出我久以期待着的脸庞，也倾听着每一句发出来的语言，渴望着从那些繁器的声浪里，再听到你那亲切的声音，但是一回又一回，我只有让失望蚕般啃着我底苦恼的心。

我不曾忘记那个使人酸鼻的日子。我终于听得了你底不幸的消息，我感到哀痛也感到荣幸，因为一个挚友已经在战斗的日子里，付出了他所有的鲜血。诗人啊！我应该这样称呼你，你那一首用鲜血写成的诗，岂是任何用美丽的词藻砑成的诗所能比拟？于是，我用一颗激动的心，去迎接那不幸的消息，我茫然地让自己沉浸在苦痛的思忆里。

我不曾忘记，你临别前在我底纪念册上题下的字句：

「愿你象一只
洁白的『咸水钢』
永不生锈。」

記芙蓉

米軍

我现在住的地方，它底名称叫芙蓉。

起先，我以为是译音如此恰当称呼的，但到此间之后，问及了朋友，才明白了因为是地形有点象芙蓉，人家就这么称呼起来了。

我是一个爱花朵的人，对于芙蓉花，有了一段深长的记忆，来到这里之后，我常常同几位朋友到郊外散步，心里就不禁希望能闻到一点芙蓉底气息。

我怀念着那座院子广场上的芙蓉。那株曾经围坐着几百个青年人的芙蓉呵！

是那一年，当我和几个人去到了荒僻的山麓里底一座古老的院子里底时候，那正是秋天，有的花朵在这凄凉的季候里凋零了。在我们院子底广场上，那株高大的芙蓉却开遍了鲜艳的花朵，同学们早晨起来便检拾了花瓣，在绿地上排成「民主」或「斗争」底字样；而我们底老师中，有一个是诗人，他每天便撷取一朵花放在桌子前，后来，我们便叫他「芙蓉诗人」来了。每当有月老的夜里，我们上完了夜课，或者有些是刚从前线回来的，大家便围坐在绿地上，呼吸着秋夜温柔的气息和芙蓉底芬香，我们在叙说着人生底梦境，这梦境，在往后的日子里，我就只能到梦里去追寻了。……

就是那一天，我们不得不告别那座院子而分

我应该请你饶恕，你那可贵的字迹，已经随着我所有的一切书籍，化为灰烬了，在那风暴的日子里。但我要向你保证，我会让那诚挚的赠言，永远铭刻在我底心灵深处，当作自己由衷的誓言，为了你崇高而可敬的友谊。

几年来，我无时不小心翼翼地，提防着无瑕的灵魂，给涂上不可磨灭的「锈」！每一回，当庸俗而又卑鄙的念头泛起在我底脑海，我便细细地重新咀嚼你给我的赠言，于是，我会马上坚决地挺起胸膛，迅速地撕下那可憎可鄙的念头，为了我自己也为了你崇高的友谊。

朋友，我不曾忘记你是怎样离开世间的，也将让它永远活在我底心里，我要用一千个诚恳来接受你底赠言，使自己象一只洁白的「咸水钢」永不生锈。

好几次，你来临在我底梦里，老带着那悲愤而不平的脸色，怎么不呢？一个曾经让自己底鲜

散到现实底任何一个角落里去搏斗的时候，我们看不见树枝上燕子底飞午，而那株芙蓉，也好象失去了它底歌唱者而凋零了。我看见了年轻的小弟妹在对芙蓉流眼泪。给仇恨燃烧着的同学们在做着诀别的祝福。对于即将离去的院子和院子里底一花一草，想到了今后一些冷落了的地方的沉寂，那个爱花朵的诗人，在朗诵着他复仇的诗篇，一群年青的男女，就负着包袱各自寻求生命去了。……

那一年，当我流浪在漓江畔的时候，我从对于芙蓉底怀念里燃烧着爱与恨的情绪写了一首诗，诗题是「两瓣芙蓉花」，诗底内容是：有一天，我接到一个北方朋友底信，没有远征者底笔迹，却是两瓣芙蓉花。他告诉我，那里，北方底土地，已是一个红色的花海。我用着一个南方青年底钟情和倔强向那生长着花底土地歌唱。是的，在南方，多少人把花朵扼杀了。……

如今，当我怀念着那驰骋在祖国底原野的战斗者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已不再是在花丛中谈诗和说梦了，他们正流着血染红了原野上底花朵呀。

那么，在今夜，在这赤道线上的南洋之夜，让我呈现着我底战斗的怀念和祝福。……

一九四七年二月在芙蓉

血，滴洒在这土地上的人，眼见这土地依然醒瞋黑暗，该会是如何愤慨啊！我要告诉你，你所关心的受人奴役的一群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那些驾着新型汽车，住着高大洋房的，依然是那些把幸福建筑在别人底苦难上的人们。还有，不少奴才还在闭目阿谀着权贵，在用美丽的词句，为这丑陋的世间抹上一层甜口的糖衣。

我还要告诉你，朋友！你底鲜血不会是白流的，而今，古老的故国底苦难的一群，已经走尽了黑暗的道路，向新生自由的坦途迈进，而南方，无数不平的反抗的浪潮，也在象海啸一般，澎湃汹涌起来了。

朋友！我不曾忘记那凄风苦雨的季节，不曾忘记你底血洒过的苦难的土地，更得永久铭记你临别的赠言。

一九四九年

塵世浮畫

漂青

黄昏。

夕阳残照里，凄惋的钟声敲破了小丘底荒凉

披沥着天边的红霞艳彩，拥抱着一颗创痛的心，又一次了，我踽踽在这斜坡碎石上……

遗忘了是那风暴的日子，荒凉的小丘顶，伪善者群在这里筑起了一座尖高的教堂……

于今，教堂里，有着虔诚祈祷的男女。

于今，教堂外，有着上帝得意的门徒。

于今……

然而呀！我再也不敢想象几许年代以来，多少朴实的灵魂，被引导上瞑目的途程，失却了知觉，让一批批伪善者毫不费力的任意屠宰，残酷……可不是说谎哟！世上多少卑鄙、残酷而不断编织着无耻与罪恶的人，正是上帝底得意门徒呵……

凄惋的钟声哑了。

黄昏已近。

教堂内白烛辉煌。

缓怨的琴声夹着低沉的晚祷，开始在这荒凉的小丘上旋绕……

我凝望着那崇高纯洁的烛光，我默听着缓怨琴声与低沉的晚祷，我似乎看见了无数伪善者，带着狰狞的面颜，跪在圣象之前，不断地颂扬着上帝仁慈、博爱……谁相信这批上帝得意的儿女，曾有过半次真诚的忏悔或悔过呢？他们不但如此，反而更以仁慈与博爱的动听言词，来掩护自己加紧地对朴实的人群摧残，甚至可以自由自在的在这个世界里豪无忌惮的横行与霸道，以实现他们自己的愿望，以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

呵……

遗忘了是在那个风暴的日子，荒凉的小丘上，伪善者们在这里筑起了一座尖高地教堂……

教堂里，有着无数虔诚祈祷的男女。

教堂外，有着无数上帝得意的门徒。

然而呵，神圣（？）的教堂前斜坡碎石上，于今，却有着一个叛逆上帝的青年，将更彻底的

向朴实的人类控诉……

牆

白天，太阳躲在高墙外。

入晚，星月挂于高墙角。

高墙周围内是另一个世界，高墙周围内的人们没有阳光，也看不见星月的微光。

象沙漠上的骆驼，上帝的叛逆者背负着人类最崇高的希望，在天边，在地角，在辽阔的原野上……一步复一步的苦行着，寻找那一片遗落的真正欢笑——高墙是永远阻挡不了上帝的叛逆者底坚毅呵……

当年，这长夏的土地跌落在魔掌里，几许生灵被押入高墙围圈内，尝尽了惨苦与凌辱，受尽了残废与死亡！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共同的敌人……

我呵！我是在这高墙内的凶劫里余生的，我是在死神手上抢回这生命的。

我爱着这高墙内受难者底一片同志爱……

我爱着这高墙内血腥的扬威……

我爱它呵！是它，使我更了解人生的意义，自由的珍贵……

我曾涌着悲愤的眼泪，听着战士临死刑杀那的高歌……

我曾以疯狂的笑，每当想起了敌人的到来……

于今，高墙仍然矗立在这土地上，高墙仍然显示着骄傲的狞笑，高墙，仍然张开着它的黑口……

白天，太阳躲在高墙外。

入晚，星月挂于高墙角。

高墙围圈内是另一个世界，高墙围圈内的人们没有阳光……

呵！全地球所有的高墙，何时才是它毁灭的日子？

一九四七年二月

大 會

鍾 輝

无数的人
涌来
无数的心
激跳
雄壮的歌声
回盪四方
豪迈的鼓掌
阵阵

是这样的一个场所
发出千百万人的心声

讚 頌

悅 羣

坚定地 沉着地
克服一个又一个
断墙筑起的障碍
象蚂蚁的队伍
在漫漫的坎途上

黎明将出现了啊
幸福在召唤了啊
赞颂你们
勇敢的
青年

花 草 篇

林 康

竹

别小看
竹的身躯
瘦瘦长长
守卫着家乡
南方的竹
有无比倔强

你听
借强盗的哀叫
竹在
呐喊

你看
借强盗
血的鲜红
竹在放
胜利的光

曇 花

不要说
昙花
生命力
不强

不要用
昙花一现
形容
不好

不要笑
昙花
害怕
太阳

爱太阳
昙花把
光明
创造

黑夜里
寒风砭骨
昙花
让青春
猛烈
燃烧

一朵朵
昙花
谢了凋了
一只只
雄鸡
向东方
啼叫

有警惕性的影片

—— 評「失踪的少女」

悅羣

少女的失踪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把它提出来借以警惕人们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当然，造成这个问题的因素，是和学校教育以及社会风气分不开的。影片「失踪的少女」针对这个问题，给我们作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剖析，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那个丑恶社会的本质。

影片成功地塑造了方兰兰（王小燕饰），这个生活在拜金主义社会里，只知道追求物质刺激，个人享受，羡慕虚荣的少女的典型。通过她由于不自觉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同化，逐渐走向堕落，终于受骗的经过和惨痛教训，向我们展示了血淋淋的现实，从而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编导巧妙地利用倒叙手法，配合故事的发展，使方兰兰本来是个好姑娘，后来怎样认识夏非（蒋平饰），怎样受夏非甜言蜜语的骗，怎样落入阿飞党的陷阱，以致被利用和摆布，竟然偷窃黄老伯（李次玉饰）的血汗钱，到如何受歹徒的迫害的整个情节发展，得以一气呵成，而且迂回曲折，高潮叠起，这是很成功的。

兰兰本来是个好姑娘，为什么她要离家出走？戏一开始，便充满紧张的气氛，兰兰被阿飞穷追，幸亏得到炳婶相助，留宿一夜。而这一夜，兰兰思潮起伏，往事一幕幕浮现出来，悲不自胜。编导利用这样的技巧，让我们从这一段悲痛的回忆中，去了解兰兰的过去。

那是在一次学校的「新潮午会」中，兰兰认识了英俊斯文的跳午亚军夏非，天真无瑕的兰兰，从此为他倾心。在夏非的怂恿下，兰兰开始变了，学会说谎，荒废学业，整天和夏非在一起跳午、走街。这时兰兰的虚荣心更重了，完全被美丽的外表所迷惑，殊不知这是糖衣炮弹。

后来，兰母劝阻她不宜太早谈恋爱，应专心向学，她不但不听，反而同母亲闹翻，她认为自己已经十八岁了，不需要母亲管束了，她有她的「自由」。因此，劝阻她只有激起更大的反感而已，终于，兰母在恼怒中错手把夏非送的新衣给扯破了，而兰兰在一气之下，竟然离家出走。

兰兰为什么会堕落呢？虽然她自己得负一部分责任，但这个畸形社会应负更大的责任。如果

不是学校和社会风气太坏，兰兰又怎么会被误导呢？对于那种举办「新潮午会」，特地请来疯狂乐队，还要学生尽情地疯狂一下的放荡充满乌烟瘴气的学校，影片给于无情的暴露和指斥。这种误人子弟的所谓「学校」，香港社会有，本地也有，这是值得我们予以重视的。

阿飞党慎密的部署，是造成兰兰失踪的主要原因。兰兰在他们的摆布下，被充当里应外合的帮凶，去偷窃黄老伯的钱，可是，当她理性清醒过来时，已经中了人家的圈套，跳也跳不出了。其实，象夏非这种人怎么会真心爱兰兰呢？他们不过看中兰兰的弱点，想利用她吧了。这是值得少女们深思和警惕的！

王小燕善于掌握兰兰这个角色，把兰兰的内心活动演得深刻灵活，悲痛时，令人潸然泪下。兰兰从一个无知的少女，受骗而跌入阿飞党的圈套，直到揭破夏非和「龙城七虎」原来是同党时才恍然大悟，认清了这批人的可耻面目。这个过程是复杂的，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而兰兰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中，接受惨痛的经验教训，因此的她会发出沉重的哀鸣：「妈！我错了，我受骗、我痛苦，我要重新做人！」便很自然了。这样「重新做人」的转变是有说服力的。

当然，炳叔夫妇、黄老伯和黄大刚等人给于兰兰的帮助，也是促成兰兰变好的不可或缺的因素。特别是当兰兰要被拐到泰国去的时候，出现的由黄大刚率领的一支工人队伍，他们发扬了「三互」精神，奋勇地和阿飞党展开肉搏战，共同击退了阿飞党，营救了方兰兰。对于这一英勇表现，影片给于赞扬。

不过，这个情节的处理，却有些不当的地方，譬如兰兰从娼窟里逃了出来，却又跑进阿飞党的魔谷，虽然这有助于制造另一次高潮，同时让兰兰去识破这批歹徒的丑恶面目。但毕竟太偶然和突然了。假如这样处理，让夏非和「龙城七虎」原来是同党的秘密，由兰兰的同学——应召女郎的口中说出，使歹徒的阴谋破产，兰兰得到警惕会来得自然一些。

香港 正派

兼評影片「春夏秋冬」

何川



陣營的粵語影片及其他

香港的影坛，给我们这样的印象：界线非常分明。

首先，直接地给我们这个印象的，当然是作为产品的影片本身，在思想内容上以及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上的有所迥异。

实际上，如果比较仔细地留心一下，我们会发现：正派电影工作者与「自由影圈」之间的差别，是远不止如此的。不管是电影公司的经营目的、施政方针、宣传手段（对影片或对人），或者是演职员的生活态度、思想状况等，二者之间都存在着绝对的不同之处。

尤其，在一场广大人民为争取合理的权力与尊严的奋斗发生之后，两者之间的对立，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烈，越来越鲜明了。这是不足为奇的，它们本来就属于不同的社会阵营。

这是一种正常的发展。随着这个发展的趋势，正派电影工作与广大的劳苦大众、广大的市民之间，建立起了更密切的关系。因而，正派的电影工作就显得更有力量，更有前景了。

这一个发展，特别是在粤语片方面，有十分显著的表现。

近来，在本地放映过的正派粤语片，大约有三、四来部左右。就数量而言，自然不能算多。然而，它们最少已经能够使观众——尤其是听不懂华语的观众，对粤语片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

这几部粤语影片，都有良好的创作意图，有正确的主题思想，有为人民说话的鲜明立场。而且，它们还有一个令人可喜的共同点，就是：利用正确、科学的先进思想来处理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的比重，较前大了许多。

但是，我们如果从比较高的水平来要求它们，尤其是把它们与性质相类似的正派华语片摆在一起，互相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在艺术加工这方面，它们是还嫌粗糙的。这同时使它们的艺术感染力，削弱了许多。

「神偷侠侣」比起「我来也」、「我又来也

」、「秋雨春心」比起「少男少女」来，都是如此。

「凶手寻凶」以新的观点来处理侦探片，无疑是为正派电影工作开出了一条新的途迳。在这方面，应该有它一定的评价。

然而，如果单就影片本身来说，则也不使人满意：思想性不高，某些地方情节的发展不够紧凑，或者有欠合理。

最近放映的「春夏秋冬」（我们看到的是华语拷贝，但影片拍摄过程用的是粤语，在港上映时，则有华、粤语二种拷贝），却使我们在惊喜之余，仿佛看到了正派粤语片的迅疾的进展。

「春夏秋冬」是导演陈汉铭及蔡昌的处女作，也是他们的成功作品。影片的主题及情节，与「金色年华」有类似之处。在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方面，似乎还要比「金」片成功。

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作过如下的一段论述：「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影片「春夏秋冬」，通过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形象的具体活动，把这一个真理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这个「表现」，不是置身度外的，而是爱憎分明地站在劳苦大众一边，站在林夏木、何秋明、李冬梅一边，对以张春盈及其父等为代表的「上层人物」，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这一个坚定的立场，首先使影片有了充沛的现实意义。

影片在艺术手腕上，有一个值得我提起的优点，就是：细腻。这一个优点，显著地表现在对张春盈这一人物形象的处理上面。

张春盈这个富家子弟，在学生时代是一个比较有正义感的青年。留学归来后，在其父的洋行任经理，受到父亲的「阶级教育」，日渐蜕变，终于成为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中心信念的典型「上层人物」。

故事开始时，张春盈还是一个单纯的学生。这时，影片除了刻划他正直的一面，也不忘时刻抓紧细节，来表现他的阶级背景。

在帮忙夏木的舅父喂鸭子的时候，春盈先是旁观，后来逼于无奈只好动手，又因为怕脏而表现得很是尴尬。

在知道了冬梅的姐姐是午女的时候，夏木、秋明立即对冬梅加以安慰，保证不因此看视她。春盈则须经过几番踌躇，才得到相同的态度。

这样的例子很多，不再举下去了。

这些小节的处理，不仅为影片制造了笑料，不仅为影片增添了生活气息，不仅把张春盈塑造得「有血有肉」，而且为张春盈以后的转变，埋下了有力的伏笔。使到他的转变，不是为「做戏」而制造出来的，不是为「说教」而制造出来的，而是本来潜伏在他思想领域里的劣根性，在一定的环境、一定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具体的表现。

如果说，「春夏秋冬」对上层人物的丑恶面目有很成功、很痛快的揭露，那么，对工人形象的描写，可算是影片的一个败笔。

工人形象在影片中的表现，很不够坚强，甚至有点近于懦弱。

当一位工友被无理开除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工人们有所行动。

在另一位工友由于人手不足以致因「公」受伤，之后老板又拒付医药费用的情况下，影片除了表现工友的交涉无效外，也没有让工人们有进一步的行动。

林夏木由于为工人讲话，被老板开除时，工友们有的表示慰问，有的表示愤慨，就是没有行动起来。

影片用了一些很好的比喻，如「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树开什么花」，如「老板和工人，就好象油和水一样，永远混不到一块」等等，借工友的口说出来。但因为失去了行动上的配合，大大地削弱了它们本来应该发挥出来的力量，变成只是限于口头上的「牢骚」而已。

当然，我们认为这是编导在「失察」下所犯上的偏差。我们相信，在他们今后的作品中，一定会有所改进。

「神偷侠侣」、「秋雨春心」和「凶手寻凶」，给我们看到了正派力量在粤语影片工作上的发展。「春夏秋冬」给我们看到了正派粤语影片的逐渐成熟。

可以断言：只要假以时日，正派粤语片必定会在影坛上，与正派华语片互映辉煌，大放异彩。



打油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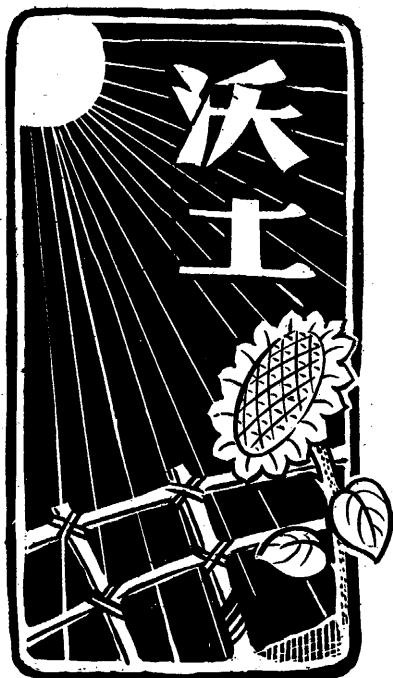
我失業了 失業漢

今天
我失業了
什么原因
我不太明瞭
只是知道
昨天
老板把解职令下了

今天
我失業了
房租、钱债
看着就要逼到
还有肚子
也向我催命来了

今天
我失業了
生活的鞭子
要我跪地求饶
失业的浪涛
想把我吞掉

虽然
我失業了
但这一切阴谋
仍然无法办到
因为
我没有屈服
也不曾求饶
凭靠双手
我把它们吓倒
明天
我还要把新生活创造



誰
才
是
自
己
人

魯
漢

天是阴沉沉的一片，细细的雨在下个不停，这场雨从早上就下到中午，还是下着，下着……。

「亚平！小弟的身体烧得很厉害。」志平的母亲带了一种求助的神情说。

志平心里也十分焦急，可又想不出什么好的法子，对着憔悴的母亲，他只好无言地低下了头。

「唉……」母亲又叹了一口气，眼泪跟着流了下来。

「妈！我去向朋友想法子，你看怎样？」

「你还是去……去你亚……叔那儿……」妈吞吞吐吐地表示自己的意思。

「叔叔！」志平想：「现在大家和厂里为了花红的事，闹得非常不愉快。叔叔又是厂里的包工，今天去借钱，他会肯……」

「妈，我还是到工友家，向工友借吧。因为，叔叔他……」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母亲就抢着说：「现在快要过年了，朋友那会有钱借你，工友们又是这样穷。」

志平还是有些疑虑，「妈！叔叔为了花红的事，都恨透我了，他那肯借给我们呢？」

「平！会的！叔叔是我们自己人嘛，他不会白白地看我们去死的。」

志平踌躇了一会儿，「好吧，去试试看。」

志平冒着雨，在街上走着。这时，细雨还是下着，街上，只有寥寥无几的车辆在走，行人却连一个都没有。寒风夹细雨微微地吹来，志平觉得有一点冷意，为了弟弟的病，他也管不了许多，他还是继续走着！走着……

拐了一个弯，来到了叔叔的家。叔叔的家并不是什么洋房，不过，也算比他住的破亚答屋好上几十倍了。他用手敲门，一会儿，一个女子出来开门，问他：「谁，你是谁？」

「头家在家吗？」志平反问。

「谁呀！」叔叔听见有人找他，从里面走了出来。

「是我！志平。」志平听见叔叔在问，便应了声。

「唔！亚平……来，来，进来坐。」叔叔先是有些突然，但很快笑容就堆上了他的脸。

志平踏进屋里，屋里有电视机、雪柜、电唱机等，样样齐全，真是十分的豪华。

「坐。」叔叔指着椅子说。

志平便在靠身边的沙发椅子上坐下，有些不大自然：「婶婶和孩子们呢？」

「在睡午觉。天气冷冷很好睡。」停了一会儿，叔叔吩咐女佣人：「阿兰，冲一杯阿华田来。」

「不用了！不用了！」志平见到叔叔这样招待他，很不好意思。

「吔！自己人，还客气什么？从前你小的时候，还不是常常来玩。现在久没有来，反而陌生了。要知道，我们自己人……」

这时，阿兰把冒着热气的阿华田端来，放在志平的前面时，叔叔亲切地说：「拿去喝！趁烧。」

阿华田喝进肚子里去，志平感到一阵温暖；他开始为自己先前的「过虑」感到懊悔。

「小弟病了，没有钱看医生，所以我……。」

「喔要钱是吗？要多少就讲，没有关系。自己的侄儿嘛！」叔叔笑着说。

志平听了，心想：平时在工厂，工友们都说：叔叔是个老狐狸，吝啬鬼……为什么今天他这样好？错了，一定是工友们误会，错怪了他。

「二十元。」志平低声地说。

「二十块。」叔叔口里应着，同时，手忙着从裤袋里掏出一张五十元的大钞票。而且，还微笑着说：「没有散钱！这张拿去吧。」

「不！用不着这么多。」

「小事情，五十块在叔叔来讲是小事情。」叔叔有点得意地说：「亚平，这些年头；要讨一顿饭吃也真不容易。所以，你还是安份些，不要一直和剑男他们一起鬼混。」

「是！叔叔！」

「亚平，你可知道，为了「花红」的事，跟厂里闹得不愉快的事，是谁主使的？」

志平坦白地说：「没有。要「花红」，是我们为了把年关，过得好一点，是大家的意见。」

「亚平，你们这样，真是不知天多高，地多厚；而且你要知道，公司近来的货品都用低价卖出去，所以，公司近来也是相当穷困。不是不照顾工人的生活，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叔叔！你说公司没有赚，为什么公司还要装新机器，聘请新工人呢？这……。」志平觉得叔叔的话不太可信。

「这是另一回事，我看你还是少管些，否则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叔叔大声地叫。然而，他想了一想，又用温和的口气说：「志平！你还年青，很容易受人利用，叔叔是自己人，才愿意教你啊。如果你愿意帮叔叔的忙，和公司合作，以后，公司会重用你的。」

志平意识到叔叔在想收买他，气得说不出话来。

「做人的事，还是多为自己想想吧。你和工人讲义气，有什么用？你有事，他们帮得了你吗？还是叔叔我……」叔叔看志平没有出声，以

为被自己说动了，就打蛇随棍上的，把话说得更露骨了。

志平再也忍不住，他把钱用力地掷在桌上，站了起来，「叔叔！你的钱我不要，要我出卖朋友，你是看错人了。」

志平气冲冲地跑出叔叔的家。

回到家里，志平惊奇地发现家里空无一人，桌子上却放着一封信。

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了他的心头，他迫不及待地摊开了信。信是剑男留下来的，上面，简单地这么写着：

志平：

偶而跟几个工友来坐，才知道了你的困难。到「老狐狸」那里去，我想是不会有结果的，人命要紧，我们陪伯母先带小弟去医院。钱的问题，我们会有办法的，请你放心。

剑男

×月×日

到这时候，志平不安的心，才渐渐的平静下来。然而，一个问题，却在他脑子里出现，使他沉思。

自己人，到底谁才是自己人呢？

女售票员 平云

穿着一件白衬衫，
和一件黑色长裤；
在颠荡不定的巴士车上，
为大众服务。
这便是你——
女售票员。

不管车行得多快，
车身是剧烈地震动着，
你却满不在乎，
由车头走到车尾，
再由车尾走向车头，
前前后后地照着乘客，
你的动作是那么的轻灵。

你，
不是矫揉造作的，
「摩登」少女，
你，
才是现代女性的
新的面目。

沃土

重逢

夏亮

在车上，我心中感到一阵的兴奋，好友久别重逢，该也是人生一大乐事吧！山、海、明都是我中学时候的同学，由于「臭味相投」，我们终于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但无情的毕业钟声，将我们分散了。在离别时，我们曾约定每年聚会一次，今天是我们别后的第一次重聚。

车行得很快，一会儿，我便到达了目的地；想不到他们三个竟然已先在那儿。

「对不起，迟到了。」我带着拖欠的口吻道：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亮，别了一年，想不到你依然是从前「书生」的样子。」明这样地对我说。

明的话说得不错，在我们这四人中，我是著名的「排骨仙」，再加上一副书生型的眼镜，就更显得「一表斯文」了。反观明及海那种雄壮的体格，实令我钦羨。山虽然也与我一样是「排骨仙」，不过总算比我强一点。

「看来我得向你学习一下才是，明，你这副体格是怎样练出来的？」我问。

明爽快地答道：「劳动中锻炼出来的！」

久未开口的海，也开始向明问道：「我听说你跑去做建筑工，辛苦吗？」

「起初当然很辛苦，第一次在骄阳下工作，我几乎被晒得晕倒，可是经过了慢慢的锻炼，现在总算比较习惯了。反而整天与那些忠实是劳动工友们生活在一起，使我真正体会到劳动生活的可贵。」

我打趣地说：「去年毕业特刊上，你写了一首歌颂劳动的诗，现在你自己亲身在劳动队伍里生活，相信如果叫你再写一篇有关劳动的文章的话，你一定会写得更加出色吧？」

明忽然若有所思地道：「亮，你的话，使我想起去年写那首诗时，只是凭空想象，结果许多东西都与事实不符；以前我常以为劳动者一定很幸福及快乐的，因为他们以自己的双手去寻求生活。其实，尽管劳动者付出血汗去工作，但他们得到的待遇非常的不公平及不合理，受尽了老板

的剥削。好象我们这种挑泥工，一天的工资不过是区区四五元而已，但有些工友却要负起一家八口的生活费用，生活的艰苦是可想而知的了。真是天晓得。」明越说越激动。

他这些话，使我们彼此都沉默了许久。

最后，海打破沉默，问山道：「你在那家广告打得比「伊登学院」还响的学校里，读得怎样？」

山苦笑道：「还不是如此，广告毕竟只是广告，你会相信它吗？比如说这学校规定学生一定要会通晓两种语言，可是里面有些老师，甚至连自己的母语都不会讲，奇怪吗？还有，广告上不是说什么要培养良好的道德，但是有些英文女教师却打扮得妖里妖气，穿「迷你裙」，上课时还坐在桌子上翘起大脚。」

明打趣道：「读到那里怨到那里……」说到这里，他忽然朝着我问道：「喂，我们未来的「工程师」，你的「工程学」读到怎样了呢？」

我苦笑不答。

但明并没有放松，继续追问道：「你是怎样跑去念「工程」的？」

「那还不是听人家说，读工艺比较有前途啦，一时心血来潮，便跟着人家去报名啦。可是你懂得，我是爱好文学的，对工艺根本毫无兴趣，现在叫我整天画那些「工程制图」，画到我快要疯了。虽然后悔不该当初，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无可奈何地答道。

「其实，很多人都象你那样，为了什么「前途」啦，「钱」啦，也不问自己能力是否许可，是否有兴趣，就硬迫自己去学自己所不愿学的东西；到头来，埋怨这埋怨那，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明似乎有点感慨地在发表他的「伟论」。

明这些话，又使我们沉默了许久。

之后，我们又天南地北地聊，一直聊到兴尽才归。

一年后的重逢，使我发现到彼此都变了许多，「成熟」了许多。尤其是明，他那种热爱劳动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心中暗暗地下决定，今后要好好地向他学习。

■ 編
■ 餘
■ 走
■ 筆

編輯部

△于出版工作来说，《奔流》是我们的第一个尝试。我们自己觉得，这一个尝试是非常「大胆」的。

我们既没有洋溢的才华，充沛的文思，可以谈笑间下笔成章；又没有广阔的人际，可以随时随地去向人伸手索稿。在这样的条件下，要能够每个月准时的凑足一定数目、又有一定份量的文字，来应出版，真是「谈何容易」的事。

虽然说，在此时此地来办正派刊物，任谁也免不了困难的存在，可是，我们的困难比起别人，却又不知要多上好几倍了。

然而，尽管有着这许多顾虑，《奔流》终于是办起来了。原因是：在这个「真要活下去的人们」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感到，客观现实是迫切地需要多几本正派刊物、属于这些觉醒了的人们的刊物的，一则用以表达他们的心声、他们对事物的观点或意见，一则用以启发更多的人更快的觉醒过来。

况且，有一句话说得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这个「东风浩浩」的时代里，《奔流》难道会真的是无所倚恃的吗？

△创刊号的《旧文新录》栏，我们选刊了马华作家的三篇散文，都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作品。

重读这三篇散文，我们有许多感触。

我们感到悲哀：二十多年前的作品所抨击的不合理社会的黑暗面，不仅没有随着时间（是漫漫的二十年呀）的过去而消逝，反而是变本加厉地存在下来。

我们感到激情沸腾：前辈们在文章里所表现的讴歌、追求理想的崇高情操，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给我们以极大的教育，给我们以极大的自豪。

我们既然决定了要为马华文艺进一点微力、做一些工作，我们就同时的决定，要秉承马华文艺的优良传统，沿着前辈们的这一条道路，继续往前走。

容或我们还是和前辈的命运一样，无法亲自看到自己的耕耘得到收获，无法亲自见到黑暗过去、光明莅临，我们也不会有所埋怨。因为我们确知，正义会继续得到发扬，黑暗怎样也无法长久地占据大地的。

△曾经是苦难深重的北方大陆上的古国，自从获得新生之后，就跨开了雄伟的步伐，迅猛地迈进。他们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使到企图拉住历史脚跟的人除了目瞪口呆之外，简直就无可奈何。

他们的文学艺术，也曾经是被大量地用以抨击黑暗、憧憬光明的，如今则更化为对新社会、新风尚、新人新事的直接的歌颂、赞扬。

我们相信，这一类存在着无限自豪的思想内容，是终会出现在马华文艺的创作上的。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让我们对现存的黑暗、丑陋，对一切造成这黑暗丑陋的魑魅鬼魅、更狠更准的、集中火力的射击吧。

奔流稿約

■《奔流》的版位，是公开的、又不是公开的。

■对于一贯颠倒黑白、美化丑恶的大小虫豸们而言，不管他们是「名流」、是「才子」、是「中流砥柱」的文坛「主将」，《奔流》绝不是让他们放毒的场所。

■对于愿意把文艺作为驱赶黑暗、迎接光明的斗争武器的人们的来稿，我们表示最真挚、最诚恳、最热烈的欢迎。

■我们尤其感到需要的，是有份量的文艺批评、报告文学及小说的文字。

■为了使《奔流》更能符合要求，我们也希望大家把对它的批评意见，以书信的方式具体地告诉我

■ 編輯部

奔流月刊創刊誌慶

風波浩蕩足行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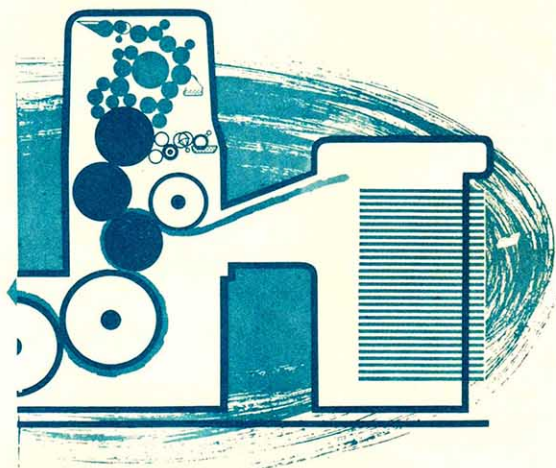
洪雷青
袁秋桃
梁青山
黃良弼
黃金生
黃國民
辜青雲
辜根華
賴錦宣
廖文彬
蔡長培
顏春霞
鍾正明

詩梅
王蓬湘
孫寶信
沈小東
李文庆
陈实恩
陈凤鸣
陈春雷
陈伍云
陈可青
林昌云
胡一生
胡小山

平泉贺
心阳明
香忠民
虹文芳
华
小小王
文向幻
老孙村
杨郁郁
淑

同賀

東藝印務公司



奔流月刊創刊誌慶

一紙風行

東藝印務公司
萬里文化企業公司

奔流月刊創刊誌慶

驅走黑暗
迎接光明

謝豐貴
楊元豐
湯春鳳

奔流月刊創刊誌慶

明知征途有艱險
越是艱險越向前

一羣南大同學